

候已

师父

SHI FU, JIN CHI A!

哥今持师阿!

喂，做师父的！
请你放尊重！
「持师」二字别乱用。



师父太妖娆，招牌引蝶亦苦恼。
徒弟太傻缺，明知暗手不开窍。
一入万善深似海，从此持师是路人！



附：劲爆番外
“他与他”的故事
不吐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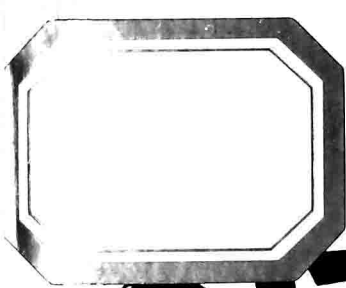


八年前他叱咤风云，却为个女徒弟声名狼藉
八年后他再接再厉，又为个女徒弟妖娆到底

师父明骚、暗贱、连环诱齐发，徒弟防不胜防！

见证尤物男以柔克制反骨小二货
《生命师》系列亲娘候已首部古言淘气亮相

混搭
才是王道



敬

候已
著

SHI FU,
JIN CHI A!

敬持啊!

光明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父, 矜持啊/候已 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2-2168-1

I. ①师… II. ①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23427 号

师父, 矜持啊

著 者: 候已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周 丽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168-1

定 价: 19.80 元



序 武林高手

第一章 仙人阁

如果你再问老百姓：仙人阁中谁最美？

他们一定会答：不是头牌殷红姑娘，不是全才的映霞姑娘，而是仙人阁的老板——当年买下牡丹楼的那名男子——纳兰仙。

第二章 那时天下无双

“好了！”他终于辫好长辮，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是一条鞭，又似一条绳。红色的，长长的，绕在小指上的那种。可红线的另一端断在哪个地方，又有谁知道。

第三章 给予心间的温暖

随心依然魂不守舍，直到被偷得脸上一吻，才惊慌大叫：“师父你做什么？”

他……他……怎么可以亲她？

第四章 竹马绕青梅

骆星，如果你成为了一个最最最一流的武林高手，我就嫁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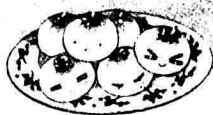
小女孩儿只是戏言而已。她还小，等真到嫁人的年纪，又怎会记得这个承诺？

第五章 限量版四角恋

青雷这才注意到眼前站着一名有着清秀娃娃脸的少年和一名美若天仙的男子，正同时用一种极度恐怖的杀人眼神盯着自己……

第六章 几个男人一台戏

可原来幸福只是主观性的词，只是一种个人感受，既是个人感受，又何必一定要牵扯上其他人？什么别人幸福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那才是鬼扯！



第七章 师父，你傲娇了

纳兰仙走到床边，一手搭在敬月枕边，靠下来，柔声地问：“哪儿不舒服？给二哥看看……”

第八章 御风游

他可以为随心做更多，甚至远远超过霜儿，他其实是想补偿吧。天下之大，却再没有她的笑、她的倔、她的泪，以及她咬着下唇时不服输的眼神。

第九章 不顾一切靠近你

“师父，你安静一会儿会死吗？”

他趴在她身上，唇就在她右耳旁，呵气如兰，热热的全吐在她耳垂上，故意邪笑：“会啊……”

第十章 美男组团救小褚

“小白羽，人家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怎么看两下就扔掉了？人家会难过啦！”纳兰仙做抹泪状，惹得身边的骆星和青雷鸡皮疙瘩落满地。

第十一章 不知故人心可变

她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盈盈从众姑娘身后走出来，一身白衣，发如黑幕，骄傲的笑容中透露着一种暗淡伤神的绝色。他微微启唇，声如天籁：我就是纳兰仙……

第十二章 就算我不是武林高手

好啊，你若能追到我，什么都答应你。

不要忘记，他答应过的。

无论什么。

番外一 你今天洞房了没 /219

番外二 青白雷羽 /229

番外三 星 /237

番外四 非盈不娶 /271

序
武林高手

窗外是夕阳斜下，漫山遍野的赤红云霞，夹着几片飘然而落的红叶，映照着京城秋日。赤红色的光芒映照在少女红彤彤的脸颊上，分外妖娆。

少女讨好地望着眼前的中年男人，已数不清第几百次这般请求：“爹，您究竟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中年男人看着天边的云霞，品了一口手中的上好龙井，已记不清是第几百次地笑着拒绝：“你不适合学武，还是放弃吧。”

“谁说的？”少女急起来，“我问过骆星的师父了，她说我虽不算骨格精奇，但练武绝不成问题。”

中年男人又笑：“你不是体格不适合，是性格不适合。”

少女百般不解：“什么性格不适合？练武哪里有性格适不适合的！”

中年男人的朗朗笑声在寂静的庭院中响起。

“爹！”

“哈哈——女儿啊，你看夕阳多美，这种时候最适合静静欣赏了。”

“爹，看什么夕阳，我在跟您说正经事……”

“哈哈——对了，饭也快好了，回屋里去吧！”

“喂，爹！您别逃啊……”

自八年前开始，她就日日缠着爹教自己武功。本以为有当年京城第一捕头之称的爹在可以近水楼台，打个不错的基础。但脱

线的爹总有办法打太极，至今她连武功的基本动作有哪几种都不知道。

不行！她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既然爹不肯教她武功，她就去找其他师父！她就不信天下之大，找不到一个能教她绝世武功的人！

因为她的梦想，是要成为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啊！

第一章 仙人阁

天底下的师父，到底是如何对待自家徒弟的？

随心身系华丽服装，梳着京城最流行的发型，浑身上下都是贵重饰品，每一件皆金光闪烁到让人炫目。脸上的大浓妆彻底遮掩了本来平凡的小脸蛋儿，保证每走一步路，都可掉下一箩筐白面粉。

不过没关系，她不需要走路，她只要坐在这里当一个称职的木偶，完美演出这场戏。

“随心，准备好没有？”

无聊到极点的随心早已快快乐乐地接受了周公的热情邀请，正和周老爷子烧烤呢，脑袋上猛然一记剧痛，硬是把口水淌满地的她从烤肉堆里拽了回来。

“好痛！”随心抱着肿了个大包的脑袋惨叫，脸上那厚厚的面粉险些龟裂导致毁容，“拜托你心理变态就去看大夫，别天天以欺负活泼可爱的我为乐！”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名绝色美人。

美到天地为之失色、世间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移开目光的倾城倾国美人。瀑布般黑亮的长发简单地绾了一圈发髻垂于修长的腰身背后，玲珑十指如晶莹剔透的白玉，加上精雕细琢的五官。一双大眼犹如夜魅，每眨动一下，幻若妖精降世。

可随心才不会被他的皮相骗到呢，可惜怒火还来不及燃为雄雄烈焰，便又被一下狠拳击得粉碎：“叫你干活儿你竟敢找周老

头子约会！还有，坐得这么龌龊干吗？客人就是离你两丈远，也知道你是大大的冒牌货！”

随心不甘愿地坐直，忍不住嘀咕：“明明说我只要坐在这里就可以，这么多意见自己来……哎呀！”

“少乱嚷！殷红不但是‘仙人阁’第一头牌，也是我们扬州第一美人儿！你这样大呼小叫，简直侮辱了殷红在全扬州城乃至全国无数男女心目中的形象，到时候你赔得起吗？你给我乖乖坐好，万一被发现你是假的……哼哼——”

虽然拥有绝色天香的容颜，但显然美丽的外表下未必配有一颗温柔甜美的心，至少在随心看来，面前的人只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活动式屠宰刀。

“仙仙，麻烦你过来这边看看好吗？”

“好！我马上过来！”

背后响起另一名女子的呼唤，美人儿瞬间从恶毒的屠宰刀变身成善解人意的温柔老板。幸好他走得快，否则别说厚厚的面粉，连随心的面皮都会被他敲下来。

但说到底，若不是她心软求师父让殷红姑娘离开，现在就不用顶着这堆重到能压死大象的饰物、衣装以及满脸厚面粉来充当花瓶了。

不对！千错万错，错在她居然会拜那个外表美丽内心凶残的人妖为师，从此开始黑云盖顶的悲惨人生！

扬州向来以花柳闻名，可如果你问扬州百姓心中最美的是谁，他们一定会回答你：仙人阁的姑娘，比花还美。

仙人阁本是一间名为牡丹楼的青楼，在扬州并不特别出名，现在已鲜少有人记得。

因为八年前，一个路经此地的男子看不惯老鸨对姑娘又踢又打，全然不把她们当人看的态度，便掷万两黄金买下牡丹楼，当晚就放了被迫卖身的二十多名姑娘，余下不愿离去的也恢复了自由身。

男子做完善事便欲离开，但姑娘们哭天喊地，个个说要以身

相许报答大恩。结果男子“被迫”留在此地，将牡丹楼改头换面，雇来各技艺高超的师父，不但教姑娘们琴棋书画，连厨艺、刺绣等一技之长也逐一教之。

本以为青楼女子不卖身根本无法经营下去，不料此地却以“艺楼”而闻名远近，客似云来。从宫廷高官到地方草莽，皆慕名而至，令仙人阁成为扬州一大特色。

如果你再问老百姓：仙人阁中谁最美？

他们一定会答：不是头牌殷红姑娘，不是全才的映霞姑娘，而是仙人阁的老板——当年买下牡丹楼的那名男子——纳兰仙。

大家都说纳兰仙是天上下来的仙人，来解救这些苦难姑娘，所以才名为“仙人阁”。若非见了她，扬州的老百姓还不知道世间竟有如此美丽动人、超凡脱俗的男子。

一举手一投足，都似蓬莱仙境中悄然跃下的精灵。

慕随心记得很清楚，半年前她第一次见到纳兰仙时，同样惊讶得足足三天合不上下巴。

要知道，她可不是来拜师学什么琴棋书画或刺绣女红的，而是寻觅能教她天下第一武功的武林高手！

可纳兰仙翻开慕捕头写的信，承认他确实就是信中委托来教她武功的人，她没找错师父。

直到那日巧遇一个喝醉酒自称什么江湖双刀虎的大汉调戏殷红姑娘，她才终于合拢下巴——爹没骗她，纳兰仙手指轻轻一扭，大汉便倒在地上，哭爹喊娘地求饶起来。

随心立马光速拜求纳兰仙收她为弟子，教她能成为武林高手的绝世武功。

纳兰仙似有千百个不愿意，但看着慕捕头亲笔写的信函，还是勉强答应了。可随心欢喜了不到三天就发现不对劲儿。

她被骗了！

这个所谓的师父以锻炼为由，让她在仙人阁中每天从早忙到晚，却都是些和武功全然无关的杂事！

他以为她是一个自动送上门的免费杂工吗？

纳兰仙笑得奸诈：“你是不是已拜我为师？”

没错，三日前她确实以师徒礼节正式拜他为师。随心诚实地点了点头。

“那……”纳兰仙笑得更甜了，“师父有事要徒儿帮忙是不是天公地道？”

随心犹豫了片刻，想想也没错，又点了点头。

纳兰仙笑得春风得意：“你也见到了，仙人阁每日贵客不断，我都忙不过来。既然你是我的弟子，为师父分忧解难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随心气得七孔流血。纳兰仙一脚踹到她的屁股上：“还不快去厨房洗碗，少在这儿摸鱼！”

她就此开始暗无天日的杂工生活。半年下来，屁点儿武功没学到，倒是端茶倒水、招呼客人练得得心应手、熟能生巧，还要每天充当纳兰仙磨炼毒舌的靶子。

本以为爹是被她要离家出走寻找师父的决心吓到，才终于投降答应介绍一流的武学宗师给她。现在看来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否则天下间的武林宗师那么多，为何爹偏偏要她拜青楼的人妖为师？

仙人阁今晚灯火辉煌，天尚未黑，大堂的八仙桌早已坐满，尤其前几排的，皆是非富即贵人士。每月初五，仙人阁的前排座位可是人人争抢的目标，少说也要掷下百两银子才能得此佳座。寻常人家光是能在这天步入仙人阁，已是极为困难。

按照惯例，每月初五乃仙人阁所有姑娘表演技艺之日。仙人阁已不是普通青楼妓院，姑娘们是否接待客人全凭心情，尤其几位头牌，更是一个月都难以见一次她们的精彩技艺。但只有今日，无论任何理由，仙人阁的全部姑娘都必须出席，表演各自拿手的绝活儿，作为感谢城中百姓平日支持的谢礼。

“随心，准备好了吗？”

听到师父的问话，随心无奈地叹气：“好啦！”

幕帘拉开，第一位出场的便是头牌姑娘殷红。而此刻坐在最高顶上、由一层薄纱略为遮盖面孔的，当然是假“殷红”——因

为真正的殷红昨日已与心仪郎君赶往他们爱的路上了。

来到仙人阁这半年，尽管随心每天都在一个卑鄙无耻的师父底下受尽欺压，与其他姑娘却十分投缘，尤其是殷红。殷红虽为第一头牌，但为人随和温柔，常和随心姐妹相称，随心自然也非常喜欢这个漂亮体贴的大姐姐。

没想到昨日身兼侍女、杂工、褓母、小厮等多重身份的随心给殷红送茶时，正撞到她与情郎相会的场面。殷红哭得天崩地裂，说仙人阁虽好，但她只想和情郎建筑新生活，望随心帮忙向纳兰仙请求。

纳兰仙仿佛早已知晓，面对殷红的哭诉，只回一句：“你以为张员外会答应吗？”

殷红又痛哭起来，想来早料到那个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老想逼她做小妾的员外定不会轻易让她离开。求纳兰仙是假，实则是希望他能帮她解难。

纳兰仙不慌不忙，只叫殷红捡了贴身物品跟情郎离开。

随心不懂。隔日就是初五，殷红必然会出现，现在让她走，马上就会被发现她离开扬州，到时候张员外找人去追，他们两个的脚程怎及得上快马？

随心说完才发现自己干了天大的蠢事，以师父的聪明奸诈怎可能料不到？他是故意等着她开口。

因为师父的结论是：由她假扮殷红出席。

天知道她是拜了一个怎样万恶的师父，竟日日以坑害自己的徒弟为乐。

随心的爹是捕头，在女儿家的礼仪打扮方面从不要求，只要她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就已心满意足。以至于随心自小活泼好动，要她干干粗活儿做免费杂工也罢了，如今假扮艺楼的头牌好比逼她投河自尽！

师父说，仙人阁中各个姑娘在初五都有表演，只有她最闲，她不做替身谁做？

这理由显然是胡扯的，以他的聪明才智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怎会没有？

纵然有千百个不愿意，为了殷红的幸福，随心还是装扮成了花篮，必须一动不动地熬过痛苦的两个时辰。幸而师父没叫她献上殷红姑娘最擅长的铃舞，否则……她绝对可以帮她伟大的师父大人狠狠砸掉仙人阁的招牌，而且保证以后绝对无法缝补。

随心百般无聊地坐在最顶上，强忍住想打哈欠的冲动。就在她刚决定以发呆来打发这痛苦的两个时辰时，大堂前排突然传来一阵朗笑声，所有客人和其他姑娘纷纷望过去。

那是位一身青衣的年轻公子，年纪不过二十有余，面如美玉，目如朗星，身形修长挺拔。其风姿不似扬州人士，倒像北方一带，潇洒翩翩，自有一种俊秀脱俗的气质，不少仙人阁的姑娘反倒看他看得呆了。

青衣公子摇摇手中的雅扇，笑着朝坐在身后着深色衣服的男子说道：“看来仙人阁的名字传得响，也不过如此，居然找个假姑娘做替身，真是羞啊羞！”

随心顿时心猛跳，没想到居然有人离着这么远又隔着一条纱帘也能辨出她的真伪，当下恨不能找个地洞活埋了自己！隐约能听到背后几个姑娘的叫声：

“是天公子！”

“真的！越天城的掌门怎么会来我们这里？”

“比传闻的还俊美优雅、潇洒出众，真让人拔不开眼睛！”

“这可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贵客啊！”

青衣公子又朝随心的方向看了一眼，摇摇雅扇：“头牌都如此，其他更不用说！若翼，我们回去吧！”随即不顾旁人的侧目，人已扬长而去。

其他人都莫名其妙，只有随心和纳兰仙清楚。但纳兰仙那主谋早不知跑哪儿偷乐去了，只剩随心大汗淋漓，还要担心汗水别滴到台下，到时候就真的自揭老底毁了仙人阁的招牌了。

在陪着那个爱抽疯的师父胡闹、学到绝世武功前她就会先死于心脏衰竭！

技艺会终于顺利结束，随心无数次以为自己会由于心跳过激而暴毙身亡，一头冷汗都快流淌成瀑布了。万一被发现，不被陈员外打死，也会在客人的暴动中被活活踩残。

随心脱下一身沉重的“铁甲”，终于能重新以人类之姿顺利呼吸。原来端坐两个时辰静止不动是如此酷刑，打死她也绝不要有第二次，今晚至少已让她折寿三年。

对！绝不能再有第二次！她要离开那个人妖，马上就离开！

什么师徒！什么武功多厉害！那人妖根本不打算教她武功，只当她是玩具耍弄而已！更可恶的是如此惊险万分的一夜，那个罪魁祸首居然还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死到哪里去了！

纳兰仙你这个浑蛋！

随心找遍整个仙人阁，居然都没发现纳兰仙的身影。追问其他姑娘，大家都说从技艺会开始就没见着他的人影。

罢了！大不了一走了之，她又不是非要揍那家伙一顿才满足！

随心冲回自己的房间整理着行李。其实从一开始她就不该相信爹的话，都因为爹说这人会天下第一的武功，她才会愚蠢如三岁稚儿般兴冲冲地跑来。

衣服、点心、骆星的信……行李里忽地掉落出一本牛皮封面的旧书，随心愣住，才想起还没把这破东西交出去。

临行前，爹千叮万嘱说这是纳兰仙的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一定要归还。可随心一拿出来，平日笑吟吟的纳兰仙就会一副见到鬼的表情。

“这是我爹说一定要还给你……”

“我不要！”

纳兰仙大叫着截断随心的话：“不要不要就是不要！快把这个拿开！”他捂住双耳如孩子般耍赖当听不到，“我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不是我的，我死都不要！”

“可我爹千叮万嘱说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我不管！我不知道！我什么都听不到！”他居然施展轻功

跳上屋檐逃了，权当没这回事。

随心也不懂，这么一本破烂的牛皮册子有何好怕的？弄得纳兰仙避之唯恐不及！但答应爹的事岂能失信，唯有明日找机会交给纳兰仙才能离开。

次日，随心一早就像个怨灵般埋伏在师父的房前，却久久不见有人出来，她按捺不住推门进去，里面居然空无一人。

这个混账师父竟一夜未归，也不知跑哪儿去了！

阁里阁外都寻不到纳兰仙的身影，反倒因为客人太多，她又被其他姑娘抓住充当端菜的小二推出大厅去了。

未到中午时分，大厅却已人满为患，随心端着菜肴左闪右避往楼上雅座挤。仙人阁的姑娘其厨艺也是扬州一绝，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食客慕名而来，若不提早三天预定位子，是绝对品尝不到佳肴的。今日由第一厨神韩眉姑娘下厨，阁里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都是指名要品尝韩姑娘的手艺的。

“客官，您要的拆烩鲢鱼头、香酥鸭、蟹黄平桥豆腐羹，请慢用！”

人群拥挤，随心千辛万苦才将菜肴送达目的地，最可恨的是她脸上竟然还摆着职业笑容！在仙人阁打杂半年，一遇客人就要展露热情谄媚的笑容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真是犯贱啊犯贱！

随心正要回厨房，忽然一把高雅纸扇抵在她面前，随心转身一看，差点儿没昏死过去——这不是昨天那个什么越天城的天公子吗？

天白羽今日一席清雅白衫，白齿明眸笑得明朗：“我就看姑娘眼熟，原来是昨日那个假殷红姑娘。怎么，今日又来充当伙计了？”

随心恨不能当场挖个地洞埋了自己，她尴尬地以手指竖于唇间：“嘘——小声点儿！公子，我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是有意骗人！您大人有大量，请忘记昨日之事吧！”

“这个嘛……”天白羽摇摇手中的扇，盯着眼前可怜巴巴的

随心，“其实我这个人的记性也不是那么好，不过人要是饿久了，脾气就会比较差，难免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对了，我们还点了三道菜，也是指名韩姑娘做的，不知还要等多久呢？”

天白羽越是笑容迷人，随心脑袋上的冷汗越是狂飙：“这……韩姑娘向来是依先来后到的顺序做的，您一下子要提前……”

话没说完，天白羽纸扇一收，向同桌的深衣男子大声谈笑道：“若翼，你说昨日看到的殷红姑娘如何……”

“啊——”随心发出惊天惨叫，成功盖过了对方的声音。

天哪！以他这音量，别说二楼的客人了，连三楼和一楼的客人都能听到！

天公子又笑了，眨了眨一双不知迷惑过多少姑娘的眼眸：“那……姑娘，你说我们还要等多久？”

随心自认倒霉：“知道了，我让韩姑娘快点给你们上菜就是。”

“快点是多快呢？”

“反正就是尽快啦！”

雅座突然又响起高音量的说话声：“若翼啊，这仙人阁的菜肴果然名不虚传，但我看姑娘就掺水太多了，搞不好这韩姑娘其实也只是替身……”

“啊——”随心第二次无可奈何地惨叫着投降，“我现在就去厨房，让韩姑娘马上为两位贵客做菜！不知两位觉得可好？”

看样子天白羽很满意随心这次的谄媚表情，点点头道：“那你快去快回。如果等太久，我们可能会因为肚子太饿而和旁桌的客人聊点儿闲话打发时间。”

随心无可奈何地直奔厨房，希望韩眉姐姐能看在平日的交情上卖她一次人情。

没多久，随心便端着三道菜前来，将其扔在了桌上。

“拿去吧，你们这些强盗！”要知道她动了多少嘴皮子才让韩眉姐姐徇私舞弊提前弄这三道菜啊！

随心边诅咒自己的倒霉边准备离去，却又被拉住：“姑娘，请等一下。”

“又怎么了？”这家伙再唧唧歪歪难保她脾气再好也要变身妖怪杀人灭口。

天白羽突然还她一个礼：“在下并非有意欺负姑娘，只是仰慕韩姑娘的手艺，苦等不到，不得已才委屈了姑娘，还望姑娘海涵！”

恶徒突然有礼，随心反而不知所措：“算了……反正昨晚的事你绝对不能跟其他人说！记住！”

“放心放心！”天白羽笑起来，“在下越天城天白羽，旁边这位是我的随仆天若翼。未请教姑娘如何称呼？”

果然就是这家伙！

昨天听到其他姑娘一直在讨论，说他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是什么越天城的少主，所有女子眼中完美的夫婿人选，若能嫁给他，是十辈子积下来的福气！

随心点点头：“我叫慕随心……对了，越天城是什么？”

“姑娘你开玩笑吧？”天若翼忍不住讥讽道，“你是哪个乡下来的？居然连我们越天城和天公子都不知道？”

“若翼！”天白羽轻喝住属下的无礼，笑着向随心解释，“我们越天城在东北非常出名，主要做药材、木材、马匹方面的生意，是东北一带最大的商户，此外在江湖上也有所涉猎。姑娘可能年少，所以不知晓。”

“江湖？”随心终于听到关键，眼前一亮，“你们是传说中的武林人士？”

神哪！她终于等到了！是江湖呀，她最最向往的江湖！

随心激动起来，双眼散发出近乎灯塔般的闪亮光芒：“那你们会什么武功？厉不厉害？”

“越天城的人以‘天’字姓为多，练的也是自家流传下来的越天武学，至于这厉不厉害……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出来的。”他表面上含蓄，不好露出太多炫耀之意，但态度上免不了有几分得